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三集

四

小 新 說 出 海

第 一 卷 第 一 號

本報月出一厚冊。都十萬言。版本小而便於取攜。文字淺而意思新穎。每期短篇小說。在十篇以上。演財色。演炎涼。立言忠厚。長篇雜著。有八種之多。錄遺聞。錄掌故。期於雅馴。雖有碧鷄黃馬之談。要使婦孺可解。竊取香草美人之意。期於思想無邪。洵公餘遣興之良朋。亦通俗教育之利器。裝訂精美。定價低廉。猶餘事也。茲將價目列後。

每月一冊定價

大洋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十二冊定價

大洋一元五角

郵費每冊

大洋一分五釐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和記

志怪錄

祖台之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茂先於天文尤精。獨知爲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杜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頭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杜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爲螢火。數千枚。縱橫飛去。

荀晞爲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唯奴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裹。故非不覺也。

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西曲阿堂上。見一女子甚美。留共宿。士解臂金鈴。

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估還於縣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接。爲設食。鱮蝥食畢。女將兩鱮蝥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已死。乃往省之。尙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鱮蝥。

吳中書郎盛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勅婢食母。婢乃鱮蝥蝥食之。王氏甚美。然非魚肉。母謂冲曰。汝試問之。既而問婢服。實見鱮蝥。冲抱母慟哭。而自立。開本草經曰。鱮蝥一名蠚齊。主治血瘴。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爲設酒。出金烏啄。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能名。下七子合盤。盤中亦無俗中餽。

孫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將軍謝尙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尙。常愛惜至甚。謂尙曰。我爲君活馬何如。尙常不信。弘答曰。卿若能令此馬更生。則卿眞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還語尙曰。廟神愛樂馬。故耳。向我詣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即日便活。尙對死馬坐。意甚不信。

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惋。既至。馬屍應時能動。有頃奮逸。尙方歎服。

會稽郡常有大鬼長十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衣。郡將吉凶。跂于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弘道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尙書。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

集靈記

闕名

王諱

王諱。瑯琊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于衣食。歲暮諱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諱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瓦棺閣

開元九年。江寧縣瓦棺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吳順義中。改寺爲昇元寺。閣爲昇元閣。

張仲舒

張仲舒在廣。天雨降羅牋甚多。

湖神

宮亭湖神。能分風孽流。曹毘詩云。分風爲二。孽流成兩。

仙父

有僧在蒙山頂。見一老父云。仙家有雷鳴茶井。候雷發聲。井中採擷。一兩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換骨。四兩爲地仙矣。

蚩尤塚

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闕城中人常以十月說云。每有氣如匹絳。自上屬下。號曰蚩尤旗。

祥異記

闕名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急裝。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子先將一與酒嫗。但騎之。乃龍也。

吳猛

吳猛與弟子度石梁。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一老人以玉杯盛甘露漿授猛。

安帝

漢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栢樹。永巷南閨合歡樹。識者以爲芝草也。

陳文達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築金云名般若臺。待文達也。

月鹽

昆吾陸鹽週十里。月滿如積雪。月虧如落霜。月晦則無。

寶母

魏生嘗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云。此寶母。每月望設壇海邊石上。可以集珠寶。

種玉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

帶鈎

長安民有鳩飛入懷中。化爲金帶鈎。子孫遂富。數世不絕。

呼風

趙炳從舟人乞渡不獲。乃坐水中。長嘯呼風而濟。

五色霧

吉祥之地。雲起五色。菅草木乃成霧。

寶爵

天帝流花寶爵致於日中則光氣連天。

天使

李揆未相之前。忽見一大蝦蟇。占之曰。蝦蟇天使。吉兆也。未幾果拜小鳳。

降光

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風騷旨格

唐 齊己

六詩

一曰大雅

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二曰小雅

天流皓月色。池散芰荷香。

三曰正風

都來消帝力。全不用兵防。

四曰變風

當道冷雲和不得。滿郊芳艸卽成空。

五曰變大雅

蟬離楚樹鳴猶少。葉到嵩山落更多。

六曰變小雅

寒禽黏古樹。積雪占蒼苔。

詩有六義

一日風

高齊日月方為道。動合乾坤始是心。

二曰賦

風和日煖方開眼。雨潤烟濃不舉頭。

三曰比

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

四曰興

水暗彭澤關。山憶武陵深。

五曰雅

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

又

遠道擊空鉢。深山踏落花。

六曰頌

君恩到銅柱。蠻歎入交州。

詩有十體

一曰高古

千般貴在無過達。一片心閒不奈高。

二曰清奇

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

三曰遠近

已知前古事。更結後人看。

四曰雙分

船中江上景。晚泊早行時。

五日背非

山河終決勝。楚漢且橫行。

六日虛無

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

七日是非

須知項籍劍。不及魯陽戈。

八日清潔

大雪路亦宿。深山水也齋。

九日覆粧

疊嶺供秋望。無雲到夕陽。

十日闔門

卷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

詩有十勢

獅子返擲勢

離情遍芳艸。無處不萋萋。

猛虎踞林勢

窓前閒詠鴛鴦句。壁上時觀獬豸圖。

丹鳳銜珠勢

正思浮世事。又到古城邊。

毒龍顧尾勢

可能有事關心後。得似無人識面時。

孤鴈失羣勢

詩闕

洪河側掌勢

遊人微動水。高岸更生風。

龍鳳交吟勢

崑玉已成廊廟器。澗松猶是薜蘿身。

猛虎投澗勢

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

龍潛巨浸勢

養猿寒嶂疊。擊鶴密林疎。

鯨吞巨海勢

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

詩有二十式

一日出入

雨漲花爭出。雲空月半生。

二日高逸

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

三日出塵

逍遙非俗趣。楊柳謾春風。

四曰廻避

烏正啼隋柳。人須入楚山。

五曰並行

終夜冥心坐。諸峰叫月猿。

六曰艱難

覓句如探虎。逢知似得仙。

七曰達時

高松飄雨雪。一室掩香燈。

八曰度量

應有冥心者。還尋此境來。

九曰失時

高秋初雨後。夜半亂山中。

十日靜興

古屋無人到。殘陽滿地時。

十一日知時

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十二日暗會

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

十三日直撥

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十四日返本

又因風雨夜。重到古松門。

十五日功勳

馬曾金鏃中。身有寶刀痕。

十六日拋擲

琴書留上國。風雨出秦關。

十七曰背非

山河終決勝。楚漢且橫行。

十八曰進退

日午遊都市。天寒住華山。

十九曰禮義

送我杯中酒。與君身上衣。

二十曰兀坐

自從青艸出。便不下堦行。

詩有四十門

一曰皇道

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

二曰始終

養鷄成大鶴。種子作高松。

三曰悲喜

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

四曰隱顯

道晦金鷄伏。時來木馬鳴。

五曰惆悵

此別又千里。少年能幾時。

六曰道情

誰來看山寺。自是掃松門。

七曰得意

此生還自喜。餘事不相侵。

八曰背時

白髮無心鑷。青山得意多。

九日正風

一春能幾日。無雨亦多風。

十日返顧

遠憶諸峰頂。曾棲此性靈。

十一日亂道

苦雨漲秋濤。狂風翻野燒。

十二日抱直

須知三尺劍。只爲不平人。

十三日世情

要路爭先進。閒門肯暫過。

十四日康救

旁人皆默語。當路好隄防。

十五日貞孝

無家空託墓。主祭不從人。

十六日薄情

君恩秋後薄。日夕向人疎。

十七日忠正

敢將心爲主。豈懼語從人。

十八日相成

怪得登科晚。須逢聖主知。

十九日嗟歎

淚流襟上血。髮變鏡中絲。

二十日俟時

明主未巡狩。白頭猶釣魚。

二十一日清苦

在處人投卷。移居雨着衣。

二十二日 騷愁

已難消永夜。况復聽秋霖。

二十三日 瞻戀

欲起游方興。重來遶塔行。

二十四日 想像

溪霞流火色。松月照罍光。

二十五日 志氣

未拋先達路。難作便歸人。

二十六日 雙擬

瞑目瞑心坐。花開花落時。

二十七日 向時

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

二十八日 傷心

六國空流血。孤禰掩落花。

二十九日監戒

因思後庭曲。懶上景陽樓。

三十日神仙

一爲嵩岳客。幾喪洛陽人。

三十一日破除

大都時到此。不是世無情。

三十二日蹇塞

氣蒸垂柳重。寒勒牡丹遲。

三十三日鬼怪

山魅隔窓舞。鷓鴣入簾飛。

三十四日紕繆

日落月未上。烏棲人獨行。

三十五日世變

如何人少重。不爲帶寒開。

三十六日風雅

日落無行客。天寒有去鴻。

三十七日嗟歎

拭淚沾襟血。梳頭滿面絲。

三十八日是非

須知項籍劍。不及魯陽戈。

三十九日禮義

送我杯中酒。與君身上衣。

四十日清潔

大雪路亦宿。深山水也齋。

詩有六斷

一日合題

可憐半夜嬋娟月。正對五侯殘酒卮。

二日背題

尋常風雨夜。應有鬼神看。

三日卽事

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

四日因起

閒尋古廊畫。記得列仙名。

五日不盡意

此心只在相逢說。時復登樓看遠山。

六日取時

西風起邊雁。一一向瀟湘。

詩有三格

一曰上格用意

那堪懷遠道。猶自上高樓。

又

九江有浪船難濟。三峽無猿客自愁。

二曰中格用氣

直饒人買去。還向柳邊栽。

又

四海魚龍精魄冷。三山鸞鳳骨毛寒。

三曰下格用事

片石猶臨水。無人把釣竿。

又

一輪湘渚月。萬古獨醒人。

灌畦暇語

宋 無名氏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矇類之云也。嘗憶蚤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時名。卽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不貯。機穿不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悟。顧胸中有所謂不可刮磨者。播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伏不敢發。迺知昔時所爲苦辛以求者。大可笑。非但無益。抑爲身妨。吁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者哉。於是決去脫謝纓弁。故丘之旁。有地彌畝。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汲。除治以蒔蔬。曰咸宜哉。夫藉喧於春陽。射利者不爭。資潤於泉脉。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爲力可以不匱。率歲而計入。其爲收亦足餬口。每風日好時。臯壤悅暢。負杖曳履。暫出郊墅。比隣之人。保相與立。曹相與談。忽覺吻頤咄咄。故態橫發。或童顛之叟。或粗有知識之少年。時相顧捧腹一笑。意雖不倫。亦似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迺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照。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饗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以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惟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高。庭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二世惟不能聽也。而寄其耳於高。盜彌山東。民胥仇焉。而聵不得聞。身弑望夷之下。秦祀忽諸。雖蒞醜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乃叩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髀。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語大悅。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荳。落而爲箕。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騰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悱。罪及三族。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致其情辭。寤語尤爲深切。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

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而甯特由於疎遠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朝廷有非辜矣。讒忌之嘗來。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噫。曾謂孝宜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仙人海春居鬪樓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藝。願學焉而無由。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知之。乃坐旁石上。仰春面而嘯。春所化石應之而發聲。傾山動瀾。雲霧爲之下墜。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於虛也。老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留於實。則鬱紆而不達。聲在於虛。則圓而不息。留於實。則澌盡而不發。虛之於術則大矣。豈唯嘯時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於化而不恒。風生於虛。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元勳。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騎。鬼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供饗鹿食。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

以無擇也。身處嫌疑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以媒孽之人。爲搆於旁。約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微不可以不戒。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於營國。近吳道子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跡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生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者。特轉移之頃耳。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結曲。而不可以爲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夫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知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綫之浮沉。詹吳且不爲。而況不爲詹吳者乎。故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於老圃。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夫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向於虛矣。昨之所謂實者。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爲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向於虛矣。昨之

所謂有者。一審之塵也。故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也。止塵之驚寂定。氣除了從何在。子嘗試觀所謂灰矣乎。五木之火。皆寄傳於木。焱燄既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而火。火轉而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而不必有其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有其轉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積以聚。聚則極而爲沉。其沉也重。水中之波。由澨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呼。吾所聞於吾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子亦嘗擇焉於吾言可矣。

春雨雜述

西江解縉

論作詩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尙。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氈裘。潼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而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

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鄒練其詞旨。能洗前代氍毹之氣。且其位置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塲。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布置間架。擔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水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矐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筴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草書評

學書以沉著頓挫爲體。以變化牽掣爲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着。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賞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有自。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研。古世皆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作會紀于太常。非可以刀削爲。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倣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真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着紙。勢

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擲捺鉤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擲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鉤。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披疊法。食指拄上。甚正而奇健。撮法撮管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夫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踊躍之。瀝之。使之入。呖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趨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擊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而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

紛紛紜紜。鬪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菴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闕隘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鉤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如鳥獸之有麟鳳。以爲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濕。穠澹相間。蓋不經意肆筆爲人。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曰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悵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正骨體。後盡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脉絡分明。描搨爲先。傍摹次之。雙鉤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傲之。如燈取影。填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之。如

睨伐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說也。

書學傳授

書自蔡中郎。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章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章誕塚所藏書。遂過于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章鍾。章齊皇素。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古絕今。不可尙已。右軍傳子。

若孫。及鄒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鄖彤。章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傅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卽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

教宋璣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滋。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之歲。丁未。卒於姑蘇。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洪武丁卯。

宋璣。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於洪武辛酉。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官水部員外郎。卒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又號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於宋克。一云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天爵堂筆餘

四明薛崗

客星非吉星。亦非因子陵而見。剡溪漫筆。辨之最詳。楊升菴先生。無書不考。有詩云。半天高柳驛門青。我是客星非使星。亦作吉星用。不知何說。

舍利余見數處。大小不一。有二三粒四五粒者。盛以美器。慕以絳紗。視之皆砂礫。附會可笑。獨吾鄉阿育王寺者。良異。余十五六歲時。同衆瞻禮。見舍利繇微漸大。漸生白毫光。俄而變五色。其光周可如車輪。或東西轉。或南北轉。或平布旋轉。或成大珠一圓。或散作小珠數十圓。久之而滅。余驚怪稽首。而衆皆稱不見。

本朝永樂宣成正嘉窰器。與宣廟銅爐。數百年後。價視宋時。諸窰商周彝鼎。必翔宋藝色製。雖古雅。而器之精工細澤。遠遜今代。彝鼎出土者。反易毀。宣爐在今日。已不多得矣。吳中名畫。如沈啟南。文徵仲。唐伯虎。陳道復。諸公。後世珍之。不在趙文敏。米襄陽。黃癡。倪迂之下。而吾鄉金本清。太僕畫竹。亦必在文與

可蘇長公之間。以其皆文人之筆。無一毫畫工色相。更難在每畫之中。詩與書法無一不佳。百世可知。推之以理。

畫中惟山水義裡深遠。而意趣無窮。故文人之筆。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余謂丹青有宗派。姑蘇獨得其傳。

讀書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則神奮。臥則神弛。此常情也。然臥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讀書。曹操有欵案可臥讀。楊盈川有臥讀書架。二君不知何見。今之對書而睡者。當倣之。

六經二十一史。文章在茲。經濟亦在茲。所當讀之書。盡于此矣。此外即諸子。亦經史鼓吹耳。讀固可不讀。不妨。近日學者。務旁求百家。雜撰。尤沈酣世說。以爲奇。而質以經史。茫然不能應。亦奚以爲。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必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慎。世說片語。隻詞。諷之有味。但可資口譚。近日修辭之士。多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餘。以飾文而亦小矣。

三百篇。詩之祖也。楚人之騷。漢魏之樂府。五言古詩。去古不遠。六義未乖。所當誦法。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然可兼爲不可專攻者也。近日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卽五言律。五七言絕句。善作者少。而况古詩乎。夫至無人不七言律。而誰謂詩不差矣。

于鱗華山記。既奇既古。亦肖亦真。方之寫照。洵目送飛鴻之手。不知記似三峰三峰似記。必讀記而知華之勝。必登華而知記之佳。想此老搦管時。定有岳靈來助。是濟南第一文字。

七言律。法度貴嚴。紀律貴整。音調貴響。不易染指。余見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謝少連改三國志作季漢書。以尊漢室。陳壽三國志稱魏稱吳。而于漢則稱蜀。易國號以地名。余少時深以書法爲壽病。及今思之。壽一代作者。立意著史。必有所見。魏吳本列國之號。漢則劉氏正統之號。夫以正統之號。與列國對稱。魏

吳之失。開卷便見。故以蜀代之。不知其大無當也。朱子綱目。雖以蜀漢接東西京之統。而三國本志。列在二十一史者。一字之誤。萬世不能改。今人作事。有偶勝古人者。季漢書是已。

風人與訓詁人。肝腸意見。絕不相同。訓詁者。往往取風人妙義。牽強附會。老杜身後受虞。趙兩君之累不淺。近見剡溪漫筆。解三峽星河影動搖。引天官書註。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鼓動搖。主兵。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証古若此。暑月夜半露坐時。觀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然動搖。處處若此。况三峽乎。剡溪通士。不應爲此解。

學問如家計。日營運則家日長。否則退。學問不日長。卽日退。亦在乎爲之而已。嬰兒纔舉。立見成人。寸木方栽。俄成林樾。惟人學問。只覺不增。是故分陰可惜。而思假數年。

飲席中。譚學問。譚人陰私。譚宦遊事蹟。是大惡道。耳不願聞。然譚宦蹟止于取人。唉。譚學問使人妒。間有取禍者。譚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

竹坡
詩話
此後

富貴人作貧態。如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衣。以布被示之。貧賤之士作富態。如庾杲之詣人。餽指枯魚菜菹。曰。我不能食。忘其三韭二十七品之膳。此輩自古有之。不但今日始見。以兩人較。貧士富態更可也哉。

漂母飯信。卽今之老嫗見鬚眉男子行乞于市。而與之食。未嘗擇其人也。觀其言曰。吾哀王孫而進食。明是哀其窮。飯之而已矣。王孫豈可哀之人乎。偶然遭信。遂成千古之名。士爲知己者死。千金爲報。信之意深矣。

古今之稱傲弟。莫如象。及舜以有庫富貴之象亦安焉。不復以殺舜爲事矣。使象生于今。不當稱賢人邪。陽明先生在龍翔時。有象祠爲之記。立意極奇。觀先生之記。象安可不祠。人皆有兄弟而我獨無。益不能不思及于象。

沛公還軍灞上。與父老約法三章。約之爲言節也。觀其言曰。父老苦秦苛法。日餘悉除去秦法。則秦法極繁多。沛公特節之而爲三章耳。非相約也。

孟子與荀楊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自皮日休始。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皆禁錮不

得爲吏。夫贅婿爲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賊吏同條。漢人之輕贅婿如此。傷哉貧也。

保身于身所大欲。德人于人所不知。守志于志所未得。輕世于世所不驚。樂生于生所聊托。惜福于福所過享。敦讓于讓所不堪。祈天于天所未定。眞名言也哉。

長卿儀部之才。如天風乍來。海濤忽湧。難原其始。難要其終。不但今代無雙。漢之文園。唐之青蓮。宋之坡老。明之長卿。蓋一身四現者也。

役使羣動。莫若權。賢者操之。不肖者弄焉。操之天下安。而身安。弄之身危。而天下危。至操之則不能。弄之則不敢。而天下與身之安危奚屬。

子產在鄭。民不能欺。西門豹在鄴。民不敢欺。子賤在單。民不忍欺。爲政者視鄭鄴單父。何去何從。

做官而時時言去。決非豐林茂艸之人。爲士而語語自高。必是昏乞日驕之輩。生我父母。知我鮑叔。座主之恩。不在父母下。然有嚴君之令。不行于逆子。况師

弟乎。

在上必陵。在下必援。上交必諂。下交必瀆。以此思交。安得無轉盼操戈者。隱忍皆因貪心所使。士苟廉潔。卽能安貧。能安貧卽無所貪。惡在其肯隱忍。南茶北酒。非余僻論。余走北方五省。足將遍所至。咸有佳釀。北方水土重濁。而釀反輕清。不類其水土。至清豐。呂氏所釀。又北酒之最上。南和刁氏稍次之。亦爲北酒之上品。南則姑蘇三白。庶幾可飲。若吾郡與紹興之三白。及各品酒。幾乎吞刀可刮腸胃。

資暇錄

隴西李濟翁

車馬有行色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觀習。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譌歟。一本駭其誕歟

不拜單于

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諷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昇在甲等。何不詮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尙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解字

行李

李字除菓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字

祿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音祿。祿或作角字。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祿。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祿。爾然祿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臍。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祿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鬢瓜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臍

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內曰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音。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寔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沒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蟲霜早潦

曲子名
并辭

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早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蟲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閻羅鳳爲閻羅鳳。著辭則河內王爲何柰王。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殫論。

生子給

俗生男必給云。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魄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王苟欲悅。后兄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

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槐。音環實語訛強名也。當呼爲梅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嘗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胤哉。至今葉形尙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槐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

也。瑰耶。玫瑰瑰亦音回不音瓊。其瑰字音瓊者是瓊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

藥欄

今園廷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藥蘭三字

月令

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厲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晝寢

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臥息也。梁武帝讀爲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

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圻。然則曲爲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尙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

稷下有鬱。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卽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母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母有亦然。是不

知亡字亾字母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知當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母中有人。母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_{上无}下_无。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聘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瞻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

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鱉。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登。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俊胎鰕。因注詩曰。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鱉爲魚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繪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拳。拳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拳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入寒爲拳。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拳耶。斯類篇篇有之。學